

嘉業堂
叢書

公羊疏殘本

第一冊

K2

公羊疏残本
春秋正义残本

十一册

编著：〔唐〕孔颖达等

出版：文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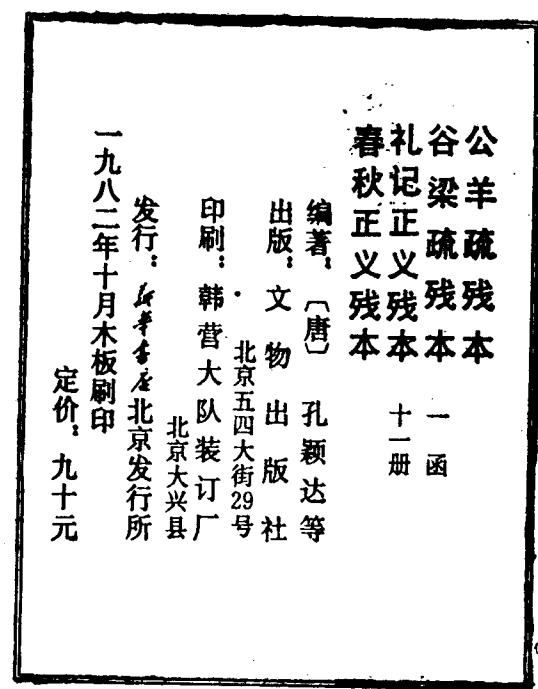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印刷：韩营大队装订厂

北京大兴县

发行：北京发行所

定价：九十九元



统一书号：7068 · 997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春秋公羊疏卷第一

隱公一

嘉業堂叢書

起序盡元年正月

漢司空掾
解云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降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其年二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分天下爲十八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二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爲天下號若夏殷周旣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爲天下號云司空者漢三公官名也掾者卽其下屬

官也者。今之三府掾是也。任城樊何休序。解云任

任城樊何休序 解云任

解云任

城者郡名樊者口名姓何名休字邵公其本傳云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口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口敗口口口乃作春秋公羊解

□□□□也舒展
□□□□序也

昔者孔子有弟子若干人，皆口授其言，未有成文。后人集其语，以类相从，故名《论语》。

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者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解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治世之要務也解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口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務也言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

時禮於忠信爲薄正孔子脩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考
諸舊本皆作也字又且於理亦宜然若有作世字者俗
誤已行傳春秋者非一解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
知秦無道將必燔萬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
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
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口子地地傳
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
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故大
夫口云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
帷講誦弟子口口口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董生相膠
西王疾免歸家以脩學口口爲事終不治產業是也又

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口口董仲舒弟子贏公
贏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口安樂弟子
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口
口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 本據亂而作
解云孔子口口口口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
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口口成王之史而取隱公以
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口 其中多
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解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口異
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卽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
讎而口口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卽是非當之
異義言異於口口口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

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口口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卽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口也 說者疑惑解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口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口口傳違戾者 解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半之倍也言田疑口口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卽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以免其口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口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口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

公而使其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六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朔在前也謂之日乃食失失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卽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 解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口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

說謂顏莊之徒口。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
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口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畏
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口口引外文望
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維誤爲雖耳 是以講誦師
口口於百萬猶有不解 解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
氏之屬也言由莊口之徒解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
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口解而不解者故曰猶
有不解矣 時加釀嘲辭 解云顏安樂等解口口苟
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霧臣助
君虐之口口口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解云三傳之
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口口口而顏氏之徒旣解公

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口口其句
讀以無爲有解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
之義而公口口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
爲有也甚可閔笑者口口口存公羊者閔其愚闇
欲毀公羊者笑其謬通也不可勝記也口其可閔
可笑處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
口者謂之俗儒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
學公羊漢世乃興口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
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者
卽鄭衆賈逵之徒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卽口露云能
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

失口名之爲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口所矣。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解云賈逵者口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是故使賈逵口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興左氏不强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眞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

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 恨先師觀聽不決
多隨二創 解云此先師戴宏等也凡論義之法先觀
前人之理聽其辭之曲直然以正義決之今戴宏作解
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
觀聽不決多隨口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
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口經失其句讀者又與
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
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
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爲二創非也 此世
之餘事 解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
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愚公羊

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閑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解云守文者守□□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卽戴宏解疑論之流矣□□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卽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喻焉余竊悲之久矣解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爲己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爲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

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爲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
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
得其正解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口
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
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
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癥疾以難穀梁造膏
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
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口正故言多爾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解云隱審括公羊使就規矩也
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審檢括謂檢括

然則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識記不見者書不盡言故也

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
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
矩公羊令歸正路也